王选的选择：厮守抑或突围

■王选 1987年生，青年作家、诗人，甘肃天水人，现供职于当地某媒体。

南城根是天水市区里的一座城中村，王选在这里生活了五年有余。因为一本叫做《南城根：一个中国城中村的背影》的散文集，更多的人知道了南城根，知道了青年作家王选。

我们留意到，这本书有一个沉重的副题：一个中国城中村的背影。这很容易将我们的目光导向近年来流行的“非虚构”写作，即一种更严格的写实。但在这本书中，王选没有介入，而是选择了一个轻盈的旁观者视角。因为他发现，生活在这里的人都包裹着厚厚的壳，这壳成了他们的衣服，他们的皮和肉。而这壳的心，却是生计。

是的，生计。王选把这种生计诗化为“低处的光阴”。

陈丹青在凤凰网的一档节目中曾说到，你走在街上，看到一些人的表情就知道，对于生活他们已经认了。这种“认了”的表情，在王选笔下的南城根人的脸上不难找到。蜷在用洗衣机或冰箱的纸壳里守着台球案子的人、蹬三轮车卖蜂窝煤的人、麻将室里天黑不回家的人……他们富于烟火气息的生活方式熏染绘制了南城根的基本底色。虽然其中的沉重极容易被王选诗意的叙事消解，但我们还是从字里行间能体会到他隐隐的焦虑和悲悯。

南城根作为一座城中村，它没有乡村的广阔，也没有城市的高端，它注定是一个尴尬的所在。一定程度上，南城根已经被拟人化，它存在于每一个居住于其中的人身上。包括王选也不例外，他觉得自己总是摆出一副在南城根生活了很久的架势，说话的语气、走路的姿势，甚至身上的味道，他自己成了会行走的南城根。如同希腊诗人卡瓦菲斯在《城市》这首诗里写的：“这城市将尾随着你，你游荡的街道；将一仍其旧，你老去，周围将是同样的邻居；这些房屋也将一仍其旧，你将在其中白发丛生。”

想必，王选不可能在南城根终老至白发丛生。他的人生充满可能，他只是把自己的青春暂时寄存于此，不久就会走向高处，而那些曾经和他一道生活过的南城根的人们，那些“认了”的人们，如果有一天南城根不复存在，他们是选择被动逃离还是主动突围呢？

《南城根：一个中国城中村的背影》
王选 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4年1月版

王选：没有南城根，我该何去何从？

晨报：你的散文中，更多是对南城根生活图景的“表现”，之前有没有想过像《中国在梁庄》那样非虚构的“呈现”？

王选：从2007年以来，我一直从事新闻工作，新闻本身就是对事件的“呈现”。但这种“呈现”里面很难融入个人感情。我有时候是一个非常感性的人，总想着把自己的一些想法表达出来，但新闻工作不容我太主观。于是在写作中，我便试图将这种情绪融进去，所以我选择了“表现”这种带有很浓的个人主观感受的方式去书写。另外，我把南城根写到一半时，有朋友推荐梁鸿老师的《中国在梁庄》一书，我才开始关注，但我没有梁老师那种决心和勇气，也没有“呈现”的能力，加之车已开到半道上，再倒回去，于我，是不切实际的，我怕，倒回去，也就懒得上路了。

晨报：在这个集子一些篇目中你提到汪曾祺先生的散文。你的散文写作是否受过其影响？关注“80后”同龄人的作品吗？

王选：我读的散文不多，几乎没有系统地阅读过一个作家的散文作品，大多都是东拉西杂。相比而言，汪曾祺先生的散文读得就多一点，读得多了，或许会受到一些感染吧。我是喜欢他散文里的那种简单、清静，像一壶茶，不辣不甜，只有微微的苦，这苦，就是生活。而汪曾祺对于生活信手拈来，都成了很有趣味的文章。

“80后”的写作群体里，我关注写小说和诗歌的人多一些。偶尔从网络、刊物上读读他们的作品，有时候，在微博、QQ上也跟他们做一些交流。

晨报：南城根在你的笔下满含人间烟火的温暖，甚至有些诗意。但你是以旁观者的视角考量这一切的，可能你在想着逃离。南城根对你意味着什么？

王选：我有时候确实想着逃离，到高处去生活。但这样想的时候，我事实上还是生活在南城根，于是我便换一种心态，与其想着那样无望的逃离，还不如静下来看看这里的烟火，这样住着，过着，有时候，也挺好。

南城根，对于我，最现实的意义首先它是一块容纳着我的落脚地，没有这片地方，我该何去何从？其次，南城根，让我揭开人们对于城中村误读的标签，让我看到了这灰暗粗糙的角落下，充满温情的生活，和生活的本质。第三，南城根，是我写作的一池活水，它赠予我写作的内容、方式和姿态。当然，南城根对于我也意味着青春，我从二十来岁就租住在这里，这里有我做饭写作的岁月、有我痛苦明媚的爱情、有我抽烟喝酒的朋友……

晨报：南城根生活是“低处的光阴”，它的“低”除了地理的，有没有其他所指？你认为南城根这样的“城中村”出路何在？

王选：所谓“低处”，你已提到，首先是地理意义上的，那里在老城墙根下，又被高楼所包裹，于是就显得特别低矮，站在楼上看，真像贴着地皮长出的一层灰苔斑。其次是生活群体身份的“低”，生活在南城根的人，有扫马路的工人、领低保的老太、摆摊子的女人、干建筑的民工，还有刚毕业的大学生、供孩子上学的乡下人、依靠房租推日子的房东等，当这些庞杂的人群汇聚到一起，就自然形成了底层群体，相比那些精英，这些群体就是“低处”的人群。第三是心理意义上的“低”，因为住在南城根这样的城中村，日子是清苦的，未来是黯淡的，时间久了，就会滋生一层卑微、忧虑、无望的心理，我在南城根住久了，偶尔也有这种心理。带着这种心理，披着两肩烟火，走出南城根，游荡在光鲜亮丽的马路上，就会产生一种强烈的“低人一等”的感觉。

被拆迁掉，这或许是所有城中村最终的结局，只是迟早罢了。在城市化的洪流中，是容不下这种浑身贴满了负面标签的地方。虽然南城根最终会消失掉，但它却会用另外一种方式而存在，那就是记忆，毕竟南城根曾安放着每个生活过的人的一段生命，生命中的温情、故事，甚至苦楚。

晨报：散文会不会是你往后写作的主要路径？或者未来创作上有何计划？

王选：我一直觉得我是一个杂耍家，小说、诗歌、散文，样样都玩。我从写作之初到去年，一直在写诗歌，但所花费的精力却是写短篇小说。散文只是偶尔动动笔，有感觉了写几篇，没有了就搁着。《南城根》算作是在散文方面一次有意识的尝试吧。当然，以后，我应该还是那种玩杂耍的人，可能有些人说这不专，不专就不专，只要写了，心里踏实了，即可。

至于下一步，我想表达两个意思，一是继续关注低处的生活，倾听底层的声音，二是不负众望，写出更好的作品。

本报记者 张海龙 实习生 李娣娣

文化快讯

我国国民图书阅读率76.7%

由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组织实施的第十一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日前在京发布结果，调查显示，2013年我国成年国民图书阅读率为57.8%，较2012年上升了2.9个百分点，包括书报刊和数字出版物在内的各种媒介的综合阅读率为76.7%，较2012年上升了0.4个百分点，其中，报纸和期刊的阅读率分别较2012年下降超过5个百分点，而数字化阅读方式的接触率则上升了近10个百分点。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院长魏玉山介绍，我国国民的图书阅读率从2007年至今已经连续七年稳步回升。

对我国国民倾向的阅读形式的研究发现，66.0%的成年国民更倾向于“拿一本纸质图书阅读”，有15.6%的国民倾向于“手机阅读”，超过更倾向于“网络在线阅读”的国民比例(15.0%)。

另据悉，为了更好地推动全民阅读活动的开展，满足国民多元化阅读需求，由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等机构共同发起的第二届“文明中国”全民阅读活动将于近期全面启动，届时将开展包括全民阅读送纸书、送数字阅读客户端、开展阅读创作征文活动在内的多种全民阅读活动。

据《中华读书报》

秦锦丽散文集《月满乡心》出版

本报讯（记者张海龙 实习生李娣娣）作家秦锦丽的散文集《月满乡心》近日由海洋出版社出版发行。全书分为“山海行吟”、“黄水歌谣”、“花开无期”三辑。收于此文集的一系列游记式散文中，作者除了对许多地方的人文与地理、历史与现实进行了纵深的记述，更有着深入的观察和议论。

据悉，该书为中国国土资源作家协会重点扶持项目，属国土资源作家文库第一辑。书中写人记事，大多经过作者实地采访及对面晤谈，读来如见其人，如闻其声，真实可信。作者在这本散文集中写到的爱情故事，不仅充满了浓郁的生活气息，而且具有精神层面的追求。评论认为，秦锦丽的语言之所以是鲜活的，主要是她思想活跃，观察细致，角度独到，因而产生了许多精彩的句子和深刻的议论。

秦锦丽，笔名牧子，陕西吴堡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中国国土资源作家协会常务理事，鲁迅文学院第十四届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学员，《中国国土资源报》甘肃记者站记者，《甘肃地质矿产报》主任编辑。

《善举》由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

本报讯（记者张海龙 实习生李娣娣）日前，甘肃作家赵吾的长篇小说《善举》由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全书三十八章，二十万字，封面导读称，标榜人性最美的品质是该书创作的初衷。

《善举》是赵吾继《不是情人不流泪》之后又一部小说作品。其主旨仍是一贯坚持的讴歌个人奋斗的正能量。倘有不同的话，就是这部小说在人性开掘、人物性格刻画、故事讲述上，较之于上一部更深刻、鲜明且富于感染力。小说主人公文重、秦圣红、丁漪程，都在各自的社会角色里游刃有余。通过小说，作者赋予这一系列众生相以丰满血肉，让读者对爱情、人生境遇有了多重体会和认识。